

中国历代奸相丛书

杨海光 著

蔡京

张建国 主编



出版社

历代奸相丛书

主编：张建国

蔡 京

杨海光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蔡京/杨海光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9.1

(历代奸相丛书/张建国主编)

ISBN 7-80094-602-9

I. 蔡…

I. 杨…

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②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9266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市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字数 189 千字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定 价:11.00 元

主 编 简 语

古之宰相，位极人臣，掌民之生杀予夺之权，握国之兴衰盛败之柄。良者为相，百姓之幸；奸者为相，社稷之灾。何为忠，何为奸？往往模糊。所谓大忠若奸，大奸若忠。

《历代奸相》丛书，完全在历史定论框架内，重在塑造人物，写出有血有肉的形象，并不只是一具躯壳。凡人皆是多侧面的，看到了他们产生和存在的“合理性”，对人生现象将会有深深的感悟。不是简单的“正己”与“辨人”可以结论的。

这正是此书的深层意味所在。

内 容 简 介

蔡京，在仕途上曾有四次大起大落。他朝云暮雨，唯权是营，凶恶狡诈，骄奢淫荡，干尽了人间坏事，造成方腊、宋江等大规模农民起义，引来金兵入侵，把北宋推向了灭亡的边缘。

本书参阅、挖掘大量历史资料，以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干净利落、朴实无华的语言，深刻揭示了奸相蔡京的罪恶行径和丑恶的内心世界，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而且有一定的文学价值，值得一读。

第一章

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

圆了父母望子成龙的美梦，结束了自己 15 年的寒窗之苦。

宋神宗熙宁三年，祖居兴化军仙游的 23 岁的蔡京终于以优异的答卷登进士第，爬上了通往锦绣仕途的阶梯。他稀疏的长长的眉毛下常锁着的眉宇顿时舒展开来，走路轻飘飘的，脚下像驾雾腾云。

天空晴朗，喜气融融。这一天，前来蔡家门庭贺喜的豪客士绅、亲朋好友熙熙攘攘，络绎不绝。蔡京烦于应酬。因为他心里明白，眼前这些曾令他羡慕的显贵们，很快就会变成巴结他的乌合之众了，有什么可应酬的？于是，他推说身体不适，需要休息一番，便悄悄溜到他自幼就常来观风望景、采花捉蝶、习文作画的村头池塘边消遣。

鸟立塘旁树，啾啾啼叫；花开池塘边，竞相争妍；鱼游池塘里，碧水涟涟。

此时此刻，他觉得眼前这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得娇美艳丽，就连他平日不喜欢的马尾巴花也仿佛多了几分姿韵；他觉得耳畔各种鸟的叫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娓娓动听，就连他平日不喜欢的叫起来一口调的秃尾巴鸟也仿佛多了几道音符。

“下苦功，多读书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

蔡京赏着花，观着水，耳边又响起父亲的谆谆教诲。

记得他10岁那年，跟着父亲去赶庙会，正赶上一位朝廷命官招摇过市。这命官坐着八抬大轿，两旁有骑马武士护卫，前面有众多兵士鸣锣开道，真乃威风凛凛，令人刮目。父亲没有放弃教子之良机，唤声“京儿”，指着这场面，问：“京儿，你说，这马，这轿，这官从何处来的？”小蔡京忽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说：“从朝廷里来的呗！”父亲笑了，耐心诱导说：“下苦功，多读书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啊！那马，那轿，那官，那气派，都是从书中得来的。少年不读书，老大徒伤悲啊！只要苦读书，考上官，功名成就，就有马骑，就有轿坐，就有权势，就光宗耀祖，明白么？”小蔡京有所悟的点点头……

如今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

蔡京万般感谢父亲的循循教诲。他情不自禁地弯腰从塘边拾了颗小石子，扬臂朝正在树枝上啼叫的小鸟掷去。

“哎哟！”

随着石落鸟飞，树荫处传出一位少女的惊叫声。他寻声望去，见一位年方十六七岁的姑娘手持画笔站在树下，脸上一副惋惜的表情。他走近前去：“请问这位小姐，你来塘边做甚？”

“我是来这里观光习画的。”姑娘面含羞色，“我正专心照树上的鸟儿习画，不料那鸟被先生惊飞啦，实在可惜呀！”

蔡京喜书善画，大名百里方圆无一不晓。他听姑娘说习绘画，便以偶遇知己，近前去看姑娘所绘画卷，不禁大声惊叹：“好画也！”

这姑娘虽是民间女子，但绘画着笔细腻，画工精巧，笔下有神，所绘小鸟，跃跃欲飞，栩栩如生，与活鸟相比，难辨真伪。蔡京赞叹不已，问道：“请问小姐何方人氏，谁家闺秀？”

姑娘道：“小女非大家闺秀，也非名门千金，普通乡间民女，名叫聪儿。自幼喜欢书画，但拙笔难成大器。我娘患病卧床，需

要照应。我就常绘些画卖些钱，给娘求医买药！”

“孝顺女子也！”蔡京喜艺又很同情绘画女子，便有意对她画技加以指点，启发道：“小姐画工不浅，但少艺论，何不求一先生指点？”

姑娘道：“小女早闻蔡府有位蔡京先生精通书画，远近驰名，今天来专程求教。但见府上人流如梭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。小女不便登门拜访，便来到这里习起画来！先生，你可曾认识蔡京先生么？”

说话间，蔡京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天姿聪颖的绘画少女。

只见她面似桃花，眉如新月，一双机灵的杏眼似两湾清澈见底的秋池闪动着碧波。穿着虽不华丽，却也干净利落，有一种朴实大方的自然美。

莫非月中嫦娥、天下奇女降临京的眼前？蔡京看得如痴如醉，想说话，却难启齿，只是如泥塑般直楞着双眼自叹：“天下佳人，无以伦比也……”

聪儿姑娘被蔡京看得两颊绯红，低下头来，用纤细白嫩的小手搓着衣襟，道：“先生无事，小女要走啦！”

“请留步！”蔡京这才醒过神来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就是你要见的蔡京，字元长。今日朝里来人告我进了士第，所以我府上才有那么多人！”

“啊？蔡先生！小女冒犯了，请受小女一拜！”聪儿喜出望外，天真地给蔡京行礼作揖。

蔡京对聪儿一见钟情，他想：才子配佳人，京与聪儿才是天生一对，地做一双啊！怎奈自己已有妻室，况且这女子出身贫民之家，门不当，户不对，娶为妾，必遭父母阻拦。但他想今后升迁，这一奇女也许对自己有帮助。于是，故作大方，慷慨解囊：“既然小姐母病需用钱，情愿把小姐绘画全部买下。从今起，你可来我家送画，我们还

可抽暇切磋一下绘画技艺。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

聪儿感动地说：“只要先生不嫌，小女一定常登贵府打扰，谢谢先生了。”

聪儿临别，蔡京从囊中取些银两递予她：“这些钱就算我买画的定金吧，请笑纳！”

聪儿谢过蔡京，转身走了。蔡京惆怅地目送聪儿，再次诚恳地叮咛：“聪儿，你一定常来啊！”

“哥哥，哥哥，快来呀，咱家出大事啦！”此时，蔡京的弟弟蔡卞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

蔡京一愣：“看你慌慌张张的，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朝廷派人来啦，可能是下圣旨，派你去做官的，哥哥，你若做了官，千方莫忘带上小弟我呀！”

蔡京这才松口气，掸掸衣裳，整整衣冠：“你要做官，除非莫忘做官的诀窍！”

蔡卞狡黠地眨眨眼睛：“你教的那套，我早记住了：皇上叫我趴着，我就不蹶着，皇上说鸡蛋是扁的，我就说鸡蛋不是圆的，皇上说……”

“住口吧！看你这小丑样儿！”蔡京笑了。

蔡卞虽无哥哥蔡京深沉持重之态，精通诗文书画之才，但他才思不乏敏捷，模样也很俊秀。见什么人说什么人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，他没少学哥哥蔡京为人处世哲学。他本来遇事爱与人拌个嘴、叫个真儿什么的，但在哥哥蔡京的诱导或训斥下，初具的棱角很快也就扳平了。有一次，兄弟俩在后花园读书，兄蔡京摘颗荔枝果问弟：“蔡卞，你说这荔枝果是树上长的，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蔡卞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咱仙游盛产荔枝，连不懂事的婴儿都知道荔枝是树上结的。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？”

蔡京严厉认真地说：“不！这荔枝不是树上长的，而是天上掉下来的！”蔡卞大惑不解：“一派胡言！”蔡京道：“什么一派胡言？倘若皇上说这荔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？你能分辩么？你还想做官么？”蔡卞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：“明白了！要想升官保官，就得学会变色，皇上说‘黑’，我就不能说‘白’，皇上说‘黄’，我就不能说‘绿’，对么？”蔡京笑了笑：“若把皇上比做水，臣民则为舟，水能载舟，也能覆舟，要想舟不覆，就得顺应水流，学会见风使舵的本领，明白么？”蔡卞点点头，从心里佩服兄长随机应变的处事哲学。

蔡家兄弟边走边说，片刻来到府前。只见府门前，老树下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吹鼓手鼓腮挺胸，把唢呐吹得声震云天。围观百姓前呼后拥，把蔡京推到朝官面前。朝官大声宣读圣旨，蔡京刚要跪拜，忽闻“嗖”一声，一支冷箭从耳畔飞过，正巧穿在老树树干上。众人顿时惊恐大乱。面色吓得煞白的蔡京故作镇静，走到箭前，取下箭头上的黄布。见黄布上写着几行字，慌忙瞄了一遍，便将黄布揉成一团，塞进衣袖中，苦笑一下：“这位朋友，实在无礼！”

朝官问：“是不是有刺客行凶？”

蔡京眼珠转了转，说：“不！不是刺客！是我的一位习武的朋友，得知朝官驾到，因急事无暇迎候，便用箭捎来一封贺书，托我代他叩拜大人！”

一支突来的冷箭，射凉了蔡府门前的热烈气氛。朝官匆忙读罢圣旨，未进府门，便带上蔡府赠送的银两厚礼，打道回朝。前来贺喜的众贵客也推说有急事要办，先后离开蔡府。

蔡京回到书房，擦把冷汗，从衣袖里取出那封箭书，看了两遍，然后狠狠摔在书桌上，叹道：“开局不利，气煞人也！”

第二章

日落西天，百鸟归窠，田园里散发着一片柑桔的酸甜气息。

身体有些疲惫的蔡京不由自主的信步出了府门，抬头遥望仙游北部那偶尔被云雾锁住偶尔又露出峥嵘的群山，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幕幕情景，像碰碎了五味瓶，一下辨不出是什么味道。是的，池塘边偶遇乡间才女聪儿，令他心猿意马，想入非非；府门前突降朝官，令他心旷神怡，精神振奋；老树上忽穿冷箭，令他震惊恐惧，毛骨悚然……是苦是甜是祸是福？他全然辨不出味道来。他想帮他辨清凶吉的人只有自己的夫人了，于是转身急匆匆回到府门。

蔡京之妻蔡夫人虽出生名门，自幼似父母掌上明珠，娇生惯养，模样俊俏，又不乏吟诗作赋之才华，但自嫁入蔡府后，为了帮助正在苦读诗书的丈夫蔡京取得功名成就，便放弃自己的玩耍享受，自觉承担起贤妻良母的责任，昼陪读，帮丈夫释解难题；夜陪睡，为丈夫解衣宽带。真是百般温存，千般照应，给丈夫创造了极好的攻读环境，深得丈夫感激之情。丈夫蔡京得知赶考得中之后，乐得像疯了似的跑进府门，不顾先拜父母之礼，口里嚷着“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”径直撞进自己房门，一下将夫人抱在怀里，按在床上，狂热地亲吻起来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夫人衣带解开，呻吟着：“我蔡京能有今天，全仗夫人帮忙了！中了，中了，我中了！那份金灿灿的卷子上，浸着夫人的心血和汗水啊！”接着，不

顾夫人害羞地推脱，毫无顾忌地动作起来。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云雨满足的蔡夫人也激动不已，合着丈夫的动作，幸福的呻吟着。此时此刻，恨不得将自己的恩爱之情化作一股轻柔的温泉，一下冲掉丈夫十几年苦读寒窗的辛劳和疲倦，喃喃地说：“只要官人功名成就，我就满足了……”

蔡夫人不顾一天迎宾送客的倦累，回到卧房，忙着清理书桌、被袄，准备与丈夫分享登第做官之乐。当她发现书桌上那块浸着墨迹的黄布条时，突然惊呆，浑身凉了半截。只见布条上写道：“官若欺民必反，蔡不清廉蔡自焚。”横披是“走着瞧”，落款是“箭客”。她慌忙出门去寻丈夫问布条来由，正巧蔡京面带愁色的进了门。

“这块布条是怎么回事？”蔡夫人问，

蔡京接过布条，看了看，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冷冷一笑：“就是白天飞箭射来的那块！”

“你不是说一位习武的朋友射来的贺信么？怎么却是这般诅咒的文字？”

“贺信？嘿嘿，哪里有什么贺信？当时我只不过是求得体面，稳定朝官民心。让他们明白：我蔡京并非是困在家门舞文弄墨的书呆子，而是通达天下的大学士，处处有文朋武友！”

蔡夫人笑了笑，称赞丈夫遇事不慌的应变能力。

这晚，蔡夫人亲手为蔡京烧了人参汤。

夜间，蔡夫人又紧紧依偎在蔡京身边，百般温柔地用纤细柔软的小手抚摸着，但蔡京却失去了往日的狂热，少了冲动之情，只是应付着夫人的抚爱。

蔡夫人猜测丈夫此时心境纷乱，无心作爱，便不再纠缠，叹口气道：“做官虽有轿子可坐，有马可骑，尽享荣华富贵，但并非

是轻松之事啊！听你讲，自宋英宗驾崩，神宗即位后，朝内一片混乱，王安石整治朝纲，主张变法，而司马光、富弼等人坚决反对，闹得政难统，人不合，天下不安。听说有些地方黎民百姓怨声载道，揭竿而起，造朝廷反，杀官吏头。在这般情形下，你出去做官，唯恐凶多吉少，令人担心，真不如过个平民的安生日子！”

“你这是妇人之见，目光短浅啊！”蔡京说：“朝政难统，我自有应变办法。至于天下有几个草民贼寇作乱，妄图改朝换代，对于堂堂大宋江山而言，只不过是蚍蜉撼树、以卵击石罢了。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更何况我蔡京做的是钱塘小尉，虽官卑职微，也无耍枪弄棒之功夫，但毕竟掌管着一群侍卫兵卒，能施生杀之权术，谅他几个小小刁民不敢动我身上半根毫毛。再者说，按朝廷规矩，进士者初任官职，起步为尉，而我蔡京想的岂能是这区区小芝麻官？要做官，就做大官，即使当不成皇帝，也要争个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宰相，统管天下大事。到那时，我们全家入了京都，有万兵把守，水泼不进，针插不入，还怕草民贼寇骚扰？”蔡京越说越激动，顿时眼睛大亮，精神振作，狠狠亲了夫人一口。蔡夫人眼含泪花，抱紧丈夫，闭上双目，喃喃祈祷：“但愿如此……”

经过几日的准备，一切收拾停当。

这天清晨，蔡京正准备走马上任，家奴跑来报告，说有一乡间小女子前来求见。

蔡京准见。

为防刺客，蔡夫人说由她先见，蔡京走进内房。

来访者是绘画少女聪儿。聪儿持画卷和一份礼物神态有些拘谨地走进门，向蔡夫人施礼问候，然后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聪儿，喜欢书画，前来求教蔡先生的！”

房内蔡京听了，兴奋的大步走出房门：“原来是聪儿小姐呀，快请坐，请坐！”

“你们早已相识？”蔡夫人问。

“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这位聪儿小姐！”

“是吗？好极了！”蔡夫人忙着为聪儿沏茶。

聪儿把自己画得山水风景和乡土风情画卷展示在蔡京面前，请求指点：“请先生指点！”

蔡京与夫人兴奋地欣赏着聪儿的绘画，忍不住“啧啧”称绝。

其中一幅人物画引起了蔡京的注意。

这幅画画的是位正在面对一片荒丘拉弓射箭的英武少年。看少年那拉弓的架势，咬牙切齿的，心底像燃烧着一团怒火。这使蔡京不禁联想起老树穿箭那令人震惊的一幕：“看这怒发冲冠的少年，一定是要射他的仇敌吧？”

“先生说对了，”聪儿说：“这位少年是我表姨娘的儿子。他的姐姐被一个抢男霸女的花花公子抢走了。他要为姐姐报仇，便刻苦练习弓箭。他来我家探亲时，看他那练习射箭的样子，我好喜欢，于是，我就把那场景画了下来。画得不好，请先生多加指点！”

“画功极深，无可挑剔。”蔡京以试探的口气问：“这么说，你很喜欢那位少年了？”

聪儿脸上泛起红云，点点头：“我父母也有此意！”

蔡夫人从眼里佩服聪儿的绘画才能。再打量聪儿美如天仙的模样，心想，身旁若有这样一位美貌才女陪伴该多好啊！于是，她把蔡京唤到一旁，俯耳细语说了自己的想法。蔡京听了，喜形于色：“这事全凭夫人去讲！”

蔡夫人将聪儿拉在自己身旁，亲切地询问了聪儿的身世，又把蔡京准备去钱塘赴任之事告诉聪儿，然后说：“聪儿若来我府，

我愿与你姐妹相称，共享荣华富贵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”聪儿连连摇头：“我母亲重病在家，需要小女照应，再说，我已与平民少年定下婚约，不便出入官府！”

尽管蔡夫人苦口婆心再三诱导，也没有打动聪儿的心弦，使蔡夫人大失所望，叹惜不已。

“夫人，我们读书人家要明了事理，善解人意。既然聪儿不愿与我们同往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”蔡京向夫人递个眼色，一副豁朗大度的学士样子：“夫人很喜欢聪儿，聪儿又无法离开病母膝下，以后再见面的机会也不会很多了。这样吧，我为聪儿画幅画像，为夫人留个纪念也就是了！”

聪儿应允。

蔡夫人找到了下台阶，勉强笑了笑：“也好，见画如见其人么！”

蔡京以聪儿做模特，施展画技，画了一张令人神往的乡间美女图。被画者虽无情，画像者却有意。就这幅美人图，对蔡京以后的升迁起了敲门砖的作用。那是后话了。

蔡京在全家人和乡里们的欢送下，携夫人晓行夜宿来到钱塘赴任。县令十分热情地迎接新任县尉，并设晚宴招待蔡京夫妻二人。

原来县令是个色鬼，宴席上一双醉眼不时朝美貌细嫩的蔡夫人身上瞄来瞄去，巴不得一下将蔡夫人搂抱于怀，尽情纵欲。这一举止，蔡京虽未注意，蔡夫人却看在眼里。有一次，县令借回拜县尉之由，来到蔡宅。见蔡京未在，房中只有蔡夫人自己，便顿生歹意，先说些下流话语，接着便动手动足，戏弄蔡夫人。蔡夫人良言劝道：“堂堂县令，理该自尊自重，何须做些下流勾当？”县令讨个无趣，便灰溜溜出门。但从此产生妒意，总想寻机报复，结果真的有了时机。一个阴雨夜晚，一群蒙面人杀了门卫，闯进

县衙，一下惊动了蔡京夫妻。见蒙面人毫无顾忌的挥舞刀枪大砍大杀。蔡京吓得失魂落魄，颤抖着赤裸裸的身子拉起夫人狼狈地钻进暗道里……

事情发生后，县府议论纷纷，多数人谴责县尉教兵无方，严重渎职，应受处罚。而奸诈的县令则无限上纲，说蔡京图谋不轨，勾结叛贼，引狼入室，谋杀朝廷命官，扬言上奏朝廷，将其罢官，打入监牢候审。

蔡京刚迈上仕途第一步，就摔了重重一个跟头，眼见大势已去，又有口难言，便跪在县令足下哭嚎求饶。

县令另有贪图，不达目的，岂肯容饶？

蔡京只得回门抱住夫人哭诉，说尽夫妻将要离别之话。

为保存丈夫性命，蔡夫人不顾体面，决定亲自出面找县令为丈夫说情。

色鬼县令盼得就是蔡夫人亲自找上门来。

他十分客气地嘻笑着将蔡夫人领进内室，喝退衙役，掩了门：“夫人，请坐！是否为县尉之事来找本官的？”

蔡夫人泪水洗面，哀求道：“我们夫妻初来乍到贵县，不熟悉社情，竟出了此事。望求大人宽大为怀，饶了蔡京这一次吧！”

“这事事关重大，若朝廷知晓，蔡尉前程就毁之于旦了！”县令故弄玄虚：“可是，饶恕不饶恕蔡尉，就凭夫人的本领了？”

蔡夫人道：“像我这妇道人家，软弱女子，有何本领救丈夫呢？”

县令醉眼盯着蔡夫人，嬉笑一声：“本官去你家时，你若依了本官，昨夜发生的那出戏，也就没有唱下去的必要了，可是……嘿嘿……你的本领你心里明白，还用本官挑明么？只要你应允了，本官就将此案压下去，保证不再声张，这样，蔡尉不仅解除性命危险，就是往后的前程也不会受到影响啊！”

泪水洗面的蔡夫人心想，在色鬼面前，为了保存丈夫性命，还顾得什么体面贞节，于是，低下头来，任县令搂抱解衣，半推半就地满足了他的条件……

蔡夫人“舍身救夫”虽称不上是历史上的光彩之举，但蔡京毕竟保住了性命而后来又轻云直上，步步高升。只是蔡夫人自此后面容失去往日光彩，精神萎靡，情绪不稳，常常倚门哭泣，望夜空叹息。

为此事，蔡京费尽了心机。后来，他终于想出了既有利自己又有利调整夫人心绪的两全其美之计……